

第六回 胡茜芸閨閣私監 聞相如秋闈奇捷

詩曰：

淑女從來願好逑，風流人盡說河洲。
黃金暗贈堪稱候，白雪行吟不解愁。
只有佳人配才子，從無白術作公侯。
一枝早向蟾宮折，免使深閨歎白頭。

話說聞生聽得母舅已到了任上，竟到府前來，一個管家認得，便叫：“大相公，老爺到處尋訪，大相公到先在這裏。”就連忙進去稟知。

胡公正要出堂，聽得外甥到了，忙叫請進和衙相見。聞生拜了母舅、舅母。胡公道：“一別六年。前日差胡忠到你母親處，胡忠回來說賢甥已往南京，路上就遇著了。如何不到？我夫婦十分著急，差人四下找尋，並無影響。因憑限甚嚴，不得已就上任來，不曉得賢甥已先到此處。”胡生將船上遇著胡忠，說舅舅已起身兩日；並到揚州被盜，遇著王楚蘭，然後到得山東而話細說一遍。夫人道：“想是兩船錯聽了。”胡公就問行李在何處，一面叫人打掃書房，一面去取行李，對夫人道：“我要出堂，你陪外甥喫飯。”說罷，出堂去了。

夫人與聞生說些家務事，聞生因問道：“妹子今年十幾歲了？曾定親沒有？”夫人道：“十五歲了。你娘舅要替他選一個好女婿，故此耽擱至今，尚未曾定。”便叫請姑娘出來見大相公。過了一會兒，只見養娘丫頭跟著一個小姐出來，向聞生拜了兩拜。聞生答禮畢，小姐就在母親身邊坐了。聞生舉目一看，只見生得：

身如弱柳，面似芙蓉。小小櫻桃微露兩行犀齒，雙雙蓮瓣低垂八幅湘羅。嬌羞處微展秋波，慵怯時懶舒春筍。蛾眉新綠如翠岫之遠開，玉頰微紅似海棠之初睡。不是瑤臺神女，定疑浴水仙娥。

聞生看了，心下暗暗稱美道：“表妹幾年不見，原來生得如此標致了。”因說道：“那年母舅進京，妹子尚小，幾年不見，如此長成了。”夫人道：“正是，那年茜芸纔得九歲。”小姐只是低首不語。聞生又與夫人說些閑話，小姐纔向著夫人道：“前日哥哥為何不到南京，倒先在此處？”夫人就將聞生一路之事，代說了一遍。

只見胡公進來道：“新按臺一向私行，今日忽然到任，各官都喫了一驚。我如今要去接他。”對夫人道：“你可備酒與外甥洗塵。”聞生因問道：“新按臺是方古庵，纔到任麼？”胡公道：“正是。此老極其執拗。我正要問你，前日姐夫書來，說你得罪方公，所以考壞。卻不曉得其中詳細。”聞生就把前事告訴一遍，只不說出遇著柳絲之事。胡公與夫人盡皆歎息，就匆匆出堂去了。

到了晚間，夫人置酒相待。飲酒之間，聞生就說起要進京納監之事，夫人道：“待我對舅舅說。”小姐道：“哥哥既到此處，自然是我們的事，且放心寬用一杯。”又喫了一會酒，聞生告辭出去，小姐也歸到房中，養娘服侍安寢。

卻說那個養娘，姓鄔，叫做鄔媽，是小姐的乳母，為人伶俐，能知人的意思。小姐極得用的。一邊服侍小姐安寢，一邊口裏說道：“聞家大相公，幾年不見，生得這樣標致了。原來也不曾有親事。奶奶不如把小姐配了他。倒是一對好夫妻。”小姐看了他一眼道：“不要胡說，嫡親兄妹，怎麼做得這樣事！”養娘笑道：“怎的胡說，前日那本戲文，甚他王仙客、無雙小姐，也是表兄妹做夫妻的。”小姐低首不語，遂各安寢。

到了次日，聞生進來，夫人梳頭未完，就叫聞生到房中坐下。恰好小姐也到夫人房來，相見坐下。此時六月中旬，天氣炎熱，小姐單衫比甲，淺淡梳妝，愈覺十分標致。向聞生道：“聞得哥哥長於詩賦，前日一路，必竟多得佳句。”夫人便道：“你終日好做詩，如今哥哥在這裏，何不拿出來請教請教！”小姐微笑道：“孩兒的亂話，如何把哥哥得？”聞生道：“原來妹子會做詩，定要請教！”小姐再三不肯，夫人道：“自己兄妹，哥哥難道笑你？就拿出來請教，求哥哥改正也好。”小姐纔對兒道：“你把我昨日做的那張詩拿來。”遞與聞生道：“哥哥不要見笑。”聞生展開一看，只見題目是《夏日閑居》，是幾首六言絕句：

消愁殘詩一卷，解熱冰桃數枚。
午睡荷香正暖，晚風茉莉初開。
宋硯如新如舊，呈毫欲題懶題。
臨得門亭未了，侍兒催出香閣。
暑到偏生懶惰，風來頓解炎蒸。
最是閑中相惱，竹枝拂殺蒼蠅。
綉帳芙蓉色暗，羅衣揚枝纖纖。
惱煞梁間紫燕，雙雙飛出珠簾。

聞生看了，連聲稱贊道：“不唯字字生妍，香奩佳句，亦且清新俊逸，直追右丞。一向不知妹妹有如此大才，直令男子愧死。”小姐道：“俚鄙之句，要求哥哥指教纔是。”因要看聞生的詩，聞生就把路上做的拿與小姐看。小姐也十分歎賞，看了又看，不忍釋手，說道：“哥哥如此佳句，小妹愈覺形穢矣。”因看到後面《舟中美人》的詩，笑問道：“哥哥遇著甚仔美人？想是相如遇著文君了。”聞生也笑道：“薄命書生，那得有此奇遇。途中偶然，並非有意。”小姐正又要問，只見外面道：“老爺回衙了。”便一齊同出房來。

到了晚間，同喫晚飯，聞生就對胡公夫婦又說起要借銀子納監的話。胡公道：“自己甥舅，你的功名大事，些微之間，何必說借？但只是纔到任，目下費用尚且不足。你如今要俊秀援例須得三百金，連使用得四百金方足。日子又迫，如何是好？我的光景，你在此處親見，並不是吝惜。”聞生聽了此語，沉吟不語，又不好再說。回到房中，心下想道：“我只指望見了母舅就好進京，如今又沒有銀子，不能納監，今歲又不得進場！”十分納悶，一夜無眠。

到了次日，眉頭不展，面帶憂容。茜芸小姐已知其意，私下對聞生道：“哥哥這兩日莫非為納監之事麼？爹爹一時無措，小妹積有五百金，聊以為贈！”聞生道：“感賢妹如此厚情，生死不忘！愚兄若得僥倖，決當加倍奉償！”小姐笑道：“我憂你，倒不措！”

不可使爹爹知道。我已對母親說明，你只說與母親借的便了。你回書房去，我叫鄔媽送來。”果然見鄔媽笑嘻嘻的拿出一個拜匣送來。

聞生接了銀子，心正想道：“難得表妹如此好情！若不是他，我納監不成了。我想他的才貌可謂絕世無雙，不在方小姐之下，若得他為妻，也可以慰我之願了。只可惜是親表兄妹，不便成親。”又想到：“古人溫太真《玉鏡臺》的故事，千古以為美談，姑表兄妹也無妨礙。況且那個起課的說我六、七月間有一個奇遇，是一位絕色佳人，若是錯過，再不能夠了，這課明明靈驗。我想方小姐果然有約，小姐又不曾晤面；方公自賈有道那一番之後，又不知允與不允？如今表妹如此有情，況且才貌絕世，若當面錯過，後來方小姐之事又不成，豈不悔殺？但只慮母舅、舅母不肯。”心中左思右想，又不好開口，因此不忍起身，身子不覺的病將起來。

哪曉得茜芸小姐也與聞生一樣的想頭，害了一樣的病。養娘鄔氏早窺其意。一日，鄔媽對小姐道：“這兩日小姐為何悶悶昏昏。何不到園中去消遣消遣！聞得大相公這兩日也病起來，起身不得。小姐何不就去望他一望？”小姐道：“去便去，只怕母親要說。”鄔媽道：“自己兄妹，又有我跟著，怕怎的？”小姐果然同了鄔媽到園中來，也沒心看玩景致，竟到聞生書房中來。

只見日影橫窗，芭蕉映綠，桌上琴畫瀟灑。聞生倒在一張榻上，午睡正濃。小姐就叫鄔媽不要驚醒他，輕輕坐在椅上，將他案頭一看，只見硯匣下露出半張花箋。取出來一看，只見寫道：

文園伏枕已難支，望斷金莖不自持。

玉鏡臺前思往事，傷心唯有月明知。

小姐看了，沉吟一回，就拿來袖了。聞生翻轉身來，口裏長歎一聲道：“不如意事常八九！”養娘接口道：“有甚不如意事，不可與人說？”聞生睜開眼看時，只見小姐與鄔媽在房裏，連忙起來，道：“賢妹幾時來的？”鄔媽道：“來好一會了。聽說大相公有病，小姐特來望你。”小姐因問道：“哥哥有甚貴恙？”聞生道：“連我也不曉得，但覺頭暈目昏，胸中橫著一塊，坐立不安。”養娘道：“想是想著甚麼人？”小姐道：“是前日舟中美人。”聞生笑道：“不是舟中美人，倒是……”就住了口。鄔媽道：“倒是甚麼？”聞生笑而不言，因見爐內煎著茶，便說道：“你們請坐，待我煎起茶來，且權作塞鴻。”鄔媽道：“不要你權作塞鴻，只要我來做採蘋。”聞生道：“你要先佔枝頭麼？”小姐聽見，立起身來道：“鄔媽，不消喫茶，恐怕奶奶叫我們進去罷！”起身就走。聞生扯住他袖子道：“喫了茶去！”小姐不肯，意同鄔媽進去。

歸到房中，又拿出詩稿來看了幾遍，不覺長歎一聲。鄔媽就問道：“他紙上寫著些甚仔？你為甚歎氣！”小姐道：“這是一首待，細看他的意思，說病是為我而起，又說空害了病，沒人曉得他的心。”鄔媽道：“郎才女貌，正是一對！況且親上加親，甚仔不好？奶奶何不招了他？”小姐道：“你倒說得容易！如今我想起來，他場期已迫，就要起身，反害起病來，豈不誤了功名大事？”鄔媽道：“如今小姐的意思怎樣？”小姐道：“不要理他，隨他害病，誤了功名，我也不管他閑事。”鄔媽道：“莫說大相公這樣才貌，只因他為小姐而病，小姐也不該負他。”小姐道：“據你的意思怎樣？”鄔氏道：“據我的意思，小姐又不是不會寫的，也做一首詩回他，叫他快些進了場，中了回來，央人求親便是。”小姐想了一想，對鄔媽回道：“我想婚姻之事，原該父母主持，不該女兒家與聞，何況私下許人？雖然憐才選貌，古來卓文君曾奔司馬相如，然只係私奔。況且男人不是司馬相如，女人不是卓文君，一時做了便成終身之恥。今哥哥如此光景，我的心事，你豈不知？但恐一時許了，後來爹爹不肯，如何是好？所以千思萬想，無計可施。我如今詩不便做，你可私下將你的主意去對他說，不可說是我的意思，教他速速進場，回來對姑爹、姑娘說了，速速求親便是。”養娘聽了，欣然而去。小姐又叫他回來，叮囑不要被人聽見，養娘應了，一直到了書房裏來。

只見聞生呆呆坐在那裏，見了鄔媽，便叫道：“鄔媽來做甚麼？”養娘笑道：“你做得好詩。如今小姐好不著惱，要對老爺、太太說著哩。”聞生纔向硯匣裏一看，詩箋不見了，便道：“我詩裏並不曾說甚麼，怎麼小姐拿了去就惱起來？”養娘道：“你只說人不曉得，都像我們不識字的？還不快去磕頭陪禮哩。”聞生見他取笑，便道：“你們南京人專會調喉，你來做甚？可是要做採蘋麼？”鄔媽道：“不要取笑，我來說正經話。”就把小姐的話說了一遍。

聞生道：“這話還是你的主意、還是小姐的主意？”鄔媽道：“你管他怎的，你只要依著去做便了。”聞生道：“雖然承小姐如此美情，我的意思還要與小姐當面一訂，我終放心。萬一我去之後，小姐又定了人家，那時如何是好？”鄔媽道：“老爺在任上，也未必就有人家；況且選了這幾年，也沒一個得意的，難道如今就有不成？”聞生道：“事雖如此說，我只不放心，求鄔媽轉與小姐一說。”鄔媽道：“你不曉得小姐十分謹慎，他這個話，尚且叮嚀，叫我不說的意思，如何肯當面見你？這斷不能。我看他心中已十分在你，既如此說了，就與當面一樣。只是你們男子漢的心，恐怕改變；我們女人家的心腸，都是一心一意的。”聞生道：“男人倒不負心，女人負心的多。往往見女人負了心，那些男子漢還要癡心著魔，不惜性命，真是著鬼。”鄔媽道：“不要說閑話，我進去了。”聞生道：“煩鄔媽對小姐說，我聞友若不得小姐為妻，情願終身不娶！若負了小姐，神明殛之。”鄔媽應了，竟來回復小姐。

小姐聽見聞生立誓，就對鄔媽道：“他如此立誓，情願終身不娶，我豈忍負他。你再去對他說，我若負了他，也與他賭的咒一樣。”鄔媽果然來對聞生說了。聞生大喜，就同進來對夫人道：“外甥因感冒了，起身不得，如今已好了，明後日就要起身。”夫人道：“你既要去，功名大事，也不好留你。”就叫人拿歷日來看。小姐聽見聞生進來，也走來坐下。二人見了，微以目會意。夫人拿著歷日一看道：“明日初四，起身不吉，初五是月忌，初六又不宜出行。初七日罷。”鄔媽道：“牛郎織女相逢的日子，相公倒起身。”聞生歎了一聲，小姐低頭不語。

到了初六，聞生做了一首別小姐的詩，正要拿與小姐看，只見小姐同鄔媽出來說道：“哥哥遠別，寸腸盡裂，無以為贈，做得一首詩在此。”就在袖中摸出一柄扇來，說道：“有小妹的名字在上，切勿露在人前。”聞生展開一看，上寫道：

斷腸堤邊楊柳枝，馬蹄此去怨臨歧。

可憐天上相逢日，正是人間離別時。

聞生看了，掉下淚來道：“妹妹佳句，閱之使我腸斷。愚兄也有一首在此，正要與妹妹看。”就摸出一首詩來。小姐接來一看，寫道：

女伴閨中乞巧時，嗟予遠去倍淒淒。

河邊烏鵲無情甚，不管人間有別離。

小姐看了聞生掉淚，也不覺撲簌簌的掉下淚來。鄔媽道：“不要哭了，哭紅了眼睛，被人看見不便。”小姐連忙拭淚，對聞生道：“言已說盡，唯願哥哥恭喜之後，早早回來。”聞生道：“不必囑咐，自然就回。妹妹也要保重貴體。”說著，又止不住流淚。見一個丫頭出來道：“鄔媽，小姐可在這裏？奶奶有請。”小姐連忙拭淚而別。

到了初七早，聞生拜辭了胡公夫婦，又與小姐作別，二人悲不自勝，又不好流淚，勉強忍住，急急上馬。小姐掩淚歸房。鄔媽對聞生道：“大相公恭喜了，早點回來。”聞生道：“曉得，曉得。”掩淚而行。

一路上淒淒慘慘，曉行夜宿，都不必細說。到了京師，連忙去納監，尋了報國寺一間僧房歇下，日夜溫習經書。到了八月初一，進了頭場，因未有題目，在舉子屋內假寐。夢見文章做完，上去交卷，到得公堂上，只見不是收卷的官，上面坐著一位就像帝王的模樣，兩邊立著許多青衣人。聞生不勝驚駭，不敢仰視側身伏在旁邊。只聽見上面傳道：“取各府送的文書進來。”

傳了一聲，許多青衣人抱著文書，一隊一隊進來，都送在案上。那王者拿起筆來，一名一名看過來，如唱名的一般。唱到五十三名胡同，只見一個青衣跪下稟道：“昨日監察神有文書到府，說胡同好奸淫人家婦女，前到山東，又冒認人家婚姻，似不宜中。聽憑帝君上裁。”那王者道：“萬惡淫為首。上天所最惡的，有人犯了淫戒。有功名的減功名，無功名的折福折壽，還要將自己的妻女去賞人。這胡同，因他祖宗三代積德，三心忠厚，所以該有大貴之子；因他父親立心不正，放債圖利，十分刻薄，折去他進士，與他一個鄉科，今他自身又犯淫戒，應該革去他名字。看查一名補上。”只見又一個青衣跪下道：“據蘇州城隍奏稱，秀才聞友少年才美，能不涉淫戒，持《太上感應篇》甚敬，如今就將他補上如何？”帝君準了。殿上傳語道：“還有革去的，著呼府城隍速查有德行的補上。”就叫領文書去。青衣人各拿一紙走出殿來。聞生只道是題目，向那青衣人手中去奪，被他一推，忽然驚覺。

原來是一夢。只見監軍正拿題目來，聞生心中想道：“夢中帝君分明是文昌，文書是今年該中的舉子，只不知胡同是哪裏人？犯了淫戒，革去了舉人。夢中明明說將我補上，且看如何。”心裏又喜又怕，連忙做了文字，十分得意。定了三場，只等揭曉。正是：

窮達有數，富貴在天。

求之不得，聽其自然。

未知果中與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